

## 尋找羽鳥醫生從秀林帶下山的男孩

## 竹下健志

灣生教會我的一句話：  
這世上沒有永遠的仇恨，只有自身心中不願意放下的莫名頑固。

## 竹

下健志——我日本奶奶田中櫻代的管家，總是拿著刀跳著我看不懂的舞蹈，我常笑稱那活像臺灣的「電音三太子」舞步。

二〇〇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下雪的冬天，他做了人生最優雅的退場，他的太太竹下朋子要我將他的骨灰帶回家，那時我才知道他不是日本人，他是灣生冒牌貨；原來他是臺灣原住民，他想回家，回到他的出生地。

為了尋找竹下爺爺在臺灣的家，我開始逐一探訪奶奶的灣生朋友。我像著了魔似的，一路抓著人不停地挖掘這一群灣生的過去，卻意外地挖出自己日本奶奶田中櫻代的往事。我這一個不知天高地厚又從小沒被錢欺負過的女孩，在沒有經濟壓力下，展開了灣生

\*\*\*

二〇〇三年三月十二日，花蓮人告訴我，奶奶的管家應該是阿美族人，因為當年許多的阿美族人都在日本人家裡幫傭。於是，我一味地往阿美族聚落尋找，但就是沒有從山上下來的小孩，因為這裡的阿美族人是生活在七腳川（今吉安鄉福興村以西山邊平地）從事農業的原住民，與從山上被帶下來的這一條線索完全不符合。

在花蓮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沒有任何朋友，如同瞎子摸象般，該如何求救？問了許多公部門的人，都沒人理會，還以為我是來找碴的；這個公部門要我去找那一個公部門；那一個公部門要我去找另一個公部門，就這樣一年過去了，我依然無所獲。

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二日，我又來找麻煩了。我說我是來找灣生的資料，他們又跟先前的說詞一樣，問我什麼是灣生？於是我又再度一次次地解釋。

突然從天掉下來一個好消息，有一群當年日本戰敗從花蓮被引揚送走的小孩正好也回到吉野村來。於是我抓住這條線索死纏著不放，找到這群人，並從花蓮跟到日本福岡，又跟到了熊本。

「可能是清水聚落的山口家吧？」其中有人回答我的提問。

「不對，是田中家吧？」又有人說。

「會不會是壽豐田中家？」這時又出現了另一個版本。

「這個移民村到底有多大，又有多少個呀？」我心裡暗自冒著冷汗問自己。

我被灣生們圍在中間，像似一隻潑猴般，被這一群灣生的雙雙大眼瞪瞧著，他們念念有詞地交頭接耳，個個用著狐疑的眼神盯著我，說我像誰又像誰，為了爭辯我到底像誰似乎有些火藥味，接連說出了好幾個名字，但沒一個是我熟悉的，只除了這一個：

「田中家的女兒好像叫櫻子，嫁給了山口家，好像叫山口櫻子……。」

「他們家收養一位羽鳥重郎醫生從太魯閣帶下來的太魯閣小男孩，眼睛很大很凶，又高又壯的，是不太好接觸的粗人！」這時隱約聽見有個聲音從人群中飄來。

「對！竹下健志就是個大粗人！」我高興的大叫著。

在旁的人頓時啞口無聲，而我拉長了脖子，用銳利的眼神尋找剛剛發聲的男子。

「是你說的對吧？」我瞪著一位老灣生問道。

「或許妳可以到日本德島找一位宮田先生，他也是吉野村清水聚落的，而且聽說就住在田中家的隔壁。」老灣生看著我回答。

於是，我立刻從熊本趕到德島，找到了這位宮田爺爺。



◆ 一九五三年册子攝於日本青森。  
(圖片提供／田中實加)



◆ 竹下健志的太太竹下册子。  
(圖片提供／竹下册子)



◆ 竹下健志與太太册子的合照。  
(圖片提供／田中實加)



◆ 竹下健志位於日本青森的家。  
(圖片提供／田中實加)

\*\*\*

「這一個男孩，他的祖父和族人都是太魯閣事件的殉難者，他的父親一直對日本人懷有敵意，於是得恙蟲病時不願意讓日本人醫治，父親死後，剛懷上身孕的母親被帶下山在羽鳥重郎醫生的家裡幫忙。小男孩大約五歲的時候吧！母親好像也染上不明病，那時得病的臺灣人、漢人、原住民全被送到七腳川山下的隔離所，那裡的醫療很缺乏，沒有多少個日本醫生進駐，親人也不能靠近，很多病人在那裡死後隨即被火化。」

這個小男孩的母親也在那裡往生了，小孩的養父是一個缺了右手掌的退休日本警察——竹下經一（後來在田中家當管家），小男孩從未叫養父一聲父親，因為他的族人和爺爺都是被日本警察殺死的，聽說他還曾經拿刀要刺殺養父。這小男孩的本名不叫做竹下健志，叫什麼來著我忘了，因為他從來不和我們往來……。

我記得他們家還領養了一個吉野村藝妓的私生女（後來得知即為竹下朋子），聽說因一位對藝妓很好的臺灣男子被日本喝醉酒的警察打死，這位藝妓也隨後自殺了，於是她的女兒也被竹下經一收養。

我如果記得沒錯的話，山口櫻子的母親在她五歲時因為黑水病死亡，而父親因為無法

接受日本戰敗，聽說是在二月自殺的，而山口櫻子遣返回日時懷著身孕。我不知道這一位山口櫻子小姐是不是妳所說的田中櫻代，聽說她的先生是醫生，在引揚前就逃離了，回到日本的她與管家一直被無預警地帶到警察局約談，之後聽說他們三人在德島消失了，也有人說他們過著流亡的日子，甚至有人說他們已經死亡了……。」德島市宮田爺爺口述了這段過往。

希望宮田爺爺說的不是真的，因為我不希望他說的「那一段」，曾經是奶奶他們三人的人生。但在之後的一步步查訪中，從灣生口中在在證明著他們就是曾經這麼痛過。

我終於知道為什麼竹下健志爺爺老是拿著刀跳著我看不懂的舞蹈了……。